

## 《台湾地区民法》继承篇述评

徐 卫

(厦门大学法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台湾地区民法》继承篇的继承法律制度设置较为完备,法律规范比较具体、明确,其中有许多值得我国大陆继承法借鉴的一些法律特色。因台湾地区与我国大陆在风俗人情、人文价值观念等方面具有很大程度的共通性,对其民法继承篇进行述评,不仅有助于深刻地理解继承法律制度,而且还可以为我国大陆《民法典》继承篇的制定带来有价值的启示。

**关键词:**台湾 继承 继承人 遗嘱

**中图分类号:**D9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860(2005)04-0015-05

**Statement and Comment on Succession Chapter in Taiwan Civil Law**

Xu Wei

(Law Colleg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Chian)

**Abstract:** In succession chapter of Taiwan civil law, succession legal system are set up perfectly, and regulations is definite. Among it, there are some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worth referenced by our mainland law. Mainland and Taiwan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in custom and value notion. Statement and comment on the succession chapter is not only helpful for us to understand profoundly succession law system, but also can bring us some valuable inspiration for formulating succession chapter of Mainland civil law.

**Key words:** Taiwan; succession; successor; testament

《台湾地区民法》继承篇集中规范了台湾地区现行的继承法律制度,全篇分为三章,共 85 条。该篇置于《台湾地区民法》之最后,台湾地区学者认为,这种模式就继承事件的性质而言,最为恰当。<sup>[1]</sup>从总体上审视,该继承篇是较为成功的,不仅继承法律制度的设置比较周全,而且继承法律规范的设计也较为明确、具体,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 一、遗产继承人

遗产继承人的相关内容规定在《台湾地区民法》继承篇的第一章,共有 7 个条文,分别规范的内容是:法定继承人范围及顺序、第一顺序继承人确定、代位继承、同一顺序继承人平均继承、配偶之应继份、继承权丧失事由、继承回复请求权等。

关于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台湾地区民法》采取的是血亲继承主义和配偶继承主义之并存的模式。即配偶继承没有放在血亲继承中加以规定,而是独立于血亲继承来进行规定。根据《台湾地区民法》第 1138 条和第 1139 条的规定,血亲继承的继承人范围包括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直系血亲包括直系血亲卑亲属和直系血亲尊亲属(父母和祖父母)。旁系血亲仅指兄弟姐妹。对于上述继承人的继承顺序,《台湾地区民法》按照是血亲属与被继承人亲情的远近来确定的,即以直系血亲卑亲属为第一顺位,父母为第二顺位,兄弟姐妹为第三顺位,祖父母为第四顺位。并规定第一顺位的血亲继承人以亲等近者为先,同一顺位的继承人有数人时,按人数平均继承。另外,还规定,第一顺位继承人若有在继承开始

收稿日期:2005-05-16

作者简介:徐卫(1973-),男,河南罗山人,厦门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商事法律制度研究。

以前死亡或者丧失继承权时,其直系血亲卑亲属实行代位继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地区民法》对代位继承的规定稍有缺失:一是仅用一个条文(第 1140 条)规范代位继承的发生要件问题,而对代位继承人是否必须是被继承人的直系血亲卑亲属、代位继承人是否也应该负归扣义务等问题存在遗漏;二是仅将代位继承的适用情形限定在被代位人死亡或者丧失继承权两个方面,而将被代位人抛弃继承权的情形排除在外,这与代位继承的“固有权”性质以及代位继承的“罪不及孥”和“继承期待权保护”原则<sup>[12]</sup>有所不符。

在配偶继承的问题上,与我国大陆继承法相比,台湾地区继承法较为独特,即对配偶没有规定一定的继承顺位,而是让配偶与血亲继承人的四个顺位中任何一个顺位继承人共同继承。只有血亲继承的四个顺位继承人都不存在时,才由配偶单独继承,这就是配偶共同继承主义的立法模式。而我国大陆继承法将配偶与子女、父母作为同一顺位。不仅如此,《台湾地区民法》在配偶应继份问题的规定上也较为特殊,它斟酌情谊,根据配偶与不同顺位血亲继承人共同继承的情形而设置不同的比例,从而创设了不同于德国、法国、英国、奥地利、瑞士等国家的配偶应继份比例额,<sup>[13]</sup>即:配偶与血亲继承第一顺位继承人同为继承时,其应继份与他继承人平均;配偶与血亲继承第二顺位或者第三顺位继承人同为继承时,其应继份为遗产二分之一;配偶与血亲继承第四顺位继承人同为继承时,其应继份为遗产三分之二;无上述继承人时,其应继份为遗产的全部。可见,配偶应继份的规定显示了配偶继承与血亲继承存在某种联系,也显示出立法者在配偶继承问题上较为慎重的态度。

对于继承人丧失继承权,《台湾地区民法》第 1145 条明确规定了五种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结合该条两项的规定,可以将之概括为三种失权(失去继承权),其中,第 1 项规定的第 1 种情形是绝对失权,其失权不能得到被继承人的宥恕而恢复;第 1 项规定的第 2、3、4 种情形是相对失权,其失权可以得到被继承人的宥恕而恢复;第 1 项规定的第 5 种情形是表示失权,其继承权丧失来自于被继承人的意思表示,并且该继承权一旦经过被继承人的表示丧失就不能获得宥恕,因此在范畴上也属于一种绝对失权。在此认为,这种将继承权丧失事由进行细化,

并赋予不同的法律效果的立法模式值得推崇。其中,关于被继承人宥恕的相对失权和关于被继承人表示的表示失权,无疑是对继承关系中被继承人意思的尊重和考量的结果,不仅契合继承法的私法性质,而且还有利于倡导市民法私法自治的理念。综观我国大陆继承法,无论在继承权丧失事由和效力的精细化程度方面,还是在被继承人意思的尊重方面,都显得较为逊色。

关于继承回复请求权。《台湾地区民法》第 1146 条规定:继承权被侵害者,被害人或法定代理人得请求回复;该项回复请求权,自知悉被侵害之时起,二年间不行使而消灭;自继承开始起逾十年者,亦同。显然,这种专门针对继承权侵害的请求权设置对真正继承人的保护极为有利,因为,该请求权是一具有“人的请求权及物的请求权之混合性质”<sup>[14]</sup>的请求权,且为“特别的独立的包括的原状回复请求权”<sup>[15]</sup>,故在继承人的继承权受侵犯后,可以此一诉主张自己被侵害的继承权,而不必经过继承权确认之诉、财产转移之诉和变更人事登记之诉等复杂之程式。从保护继承人的角度看,该特殊请求权(继承回复请求权)的条款实为一个有价值的条款。我国大陆继承法目前没有明确规定继承回复请求权,在对真正继承人的保护力度方面尚有欠缺。

## 二、遗产之继承

《台湾地区民法》继承篇第二章是遗产之继承的有关规定,共分为五节:

1. 在“遗产继承的一般效力”一节中,为了防止无主物之先占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sup>[15]</sup>和保护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台湾地区民法》采取了当然且包括的继承主义模式,即规定继承一经开始,被继承人的财产上的一切权利、义务(除专属于被继承人本身的以外)就当然地由继承人承受(第 1148 条)。另外,为了进一步保护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它规定,在遗产分割以前,各继承人对遗产为共同共有关系,继承人对于被继承人的债务负连带责任(第 1151 条和第 1153 条)。此外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倡导一种人道主义的社会法精神,它还设置了遗产酌给请求权制度,即规定被继承人生前继续扶养之人,应该由亲属会议根据其所受扶养的程度及其他关系,酌给遗产(第 1149 条)。这里当然包括继承主义、遗产共同共有、债务之连带责任等规定,体现了立法者保护

被继承人债权人的立法思想,遗产酌给请求权制度则蕴涵着一种关注社会整体利益,保护弱者的社会法思想,构成了台湾地区继承法富有特质的内容。

2 在“限定之继承”一节中,《台湾地区民法》规定,除继承人有隐匿遗产、在遗产清册为虚假记载、意图诈害被继承人的债权人权利而为遗产处分等情形之一者以外,继承人可以选择限定继承方式,即限定以其继承所得的遗产,偿还被继承人的债务(第 1154 条和第 1163 条)。继承人为限定继承时,应于继承开始时起三个月内,开具遗产清册呈报法院。此时,法院应依公示催告程序进行公告,令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于一定期限内申报其债权(第 1155 条和第 1157 条)。在法院公示催告期间内,继承人不得对被继承人的任何债权人进行清偿,只有上述期限届满以后,继承人才可以对申报的债权和继承人所知的债权进行清偿(第 1158 条和第 1159 条),并且规定,继承人对债权人债权的清偿应优先于遗赠,即继承人若没有对上述债权进行清偿,不得对受遗赠人交付遗赠(第 1160 条)。继承人若违反前述规定进行清偿,被继承人的债权人有权请求继承人承担赔偿责任,受损害人可以要求不当受领的债权人或受遗赠人请求偿还不当受领数额(第 1161 条)。从上述规定中,不难发现《台湾地区民法》采取了一种利益兼顾的立法道路:一方面通过赋予继承人选择限定继承方式的权利来保护继承人在遗产继承中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地为债权人利益提供一定的保障,最典型的就赋予了受害的被继承人之债权人两种请求权,即对违反法定义务的继承人的“法定损害请求权”和对不当受领人的“继承法上特别规定之请求权”。<sup>[6]</sup>

3 在“遗产分割”一节中,《台湾地区民法》为了缓解具有团体性和独立性的遗产共同共有对于继承人拘束甚严的状况,确立了继承人可以请求随时分割遗产的原则。不过,为了保护胎儿的继承权,《台湾地区民法》对遗产分割又设定了相应的限制,即继承人必须给胎儿保留相应的应继份才可以分割遗产。当然,这一部分最富有特色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种制度的设置上:一是继承人相互担保责任制度。该部分的规定较为详细,具体细分为遗产瑕疵担保责任(第 1168 条)、债务人资力担保责任(第 1169 条)、负担担保责任之继承人无资力时的分担责任(第 1170 条)等担保;二是分割遗产计算时的债

务扣还制度和赠于归扣制度。所谓债务扣还制度,就是指继承人中如果有对被继承人负有债务者,在遗产分割的时候,应该按照其债务数额,从该继承人的应继份中加以扣还(第 1172 条)。所谓赠于归扣制度,是指继承人中有在继承开始前因结婚、分居或营业,已从被继承人受有财产赠予的,在遗产分割时,应将该赠于数额加入继承开始时被继承人所有之财产中,为应继遗产,并将该赠于数额从该继承人的应继份中扣除。这里,无论是担保制度还是扣还与扣除制度,其目的都在于维护共同继承人之间的实质性平等,从而展示了《台湾地区民法》理念上成功的一面。需要注意的是,与旧法相比现行台湾地区民法继承篇有两处重大的改动,一是禁止遗产分割期限由原来的 20 年改为现在的 10 年;二是删除了旧法第 1167 条关于遗产分割溯及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的规定。这些修改意义重大:前者有利于财产流通,促进社会经济之发展,也有利于发挥个人资财之价值;后者统一了遗产分割的效力,避免与有关公同共有的 1151 条规定的法理矛盾和冲突。

4 在“继承之抛弃”一节,《台湾地区民法》规定,继承人可以抛弃继承权,继承抛弃溯及于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并且规定,继承人抛弃继承的,就其所管理的遗产,在其他继承人或遗产管理人没有开始管理以前,他应以处理自己事务的同一注意而继续管理,此即“抛弃继承的继承人之继续管理责任”,它是在旧继承篇基础上新增加的一条,这种规定有利于保障遗产的安全和维护其他继承人利益,其意义甚大。另外,该节还规定,不同顺位的血亲继承人或者配偶抛弃继承权的,其应继份归属亦有所不同(第 1176 条)。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同旧继承篇相比,现行继承篇关于抛弃继承应继份归属的规定显得详细、具体得多,从而杜绝了旧继承篇因条文规定的简洁而造成的“学者见解纷纭,实务上亦多疑义”的局面,增强了法律规则的可操作性。

在“无人承认之继承”一节中,该法规定了遗产管理人的选任、继承人的搜索、遗产管理人的职务、义务与责任、遗产归属于国库等内容。总体来看,该节很好地贯彻了无人承认继承的情况下,加强遗产保护、维护遗产安全以保障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益的立法意旨。首先,遗产管理人选任方面的规定较为完善,规定了两种遗产管理人的选任,使遗产管理人能够及时得以确定:一是亲属会议选任(第

1177条),二是法院依利害关系人或检察官申请的选任(第1178条)。其中,第二种选任方式是台湾现行继承篇增列的一种选任方式,这种规定,避免了无亲属会议以及亲属会议怠于选任时,遗产管理人无法确定或者无法早日确定而有害于法定继承人或利害关系人权益的不利后果。其次,遗产保护方面的规定更加周全,尤其体现在现行继承篇增订的第1178条(之一)的内容上。该条规定,在遗产管理人尚未选任前,法院可以依利害关系人或检察官的申请作出基于保存遗产目的的必要处置。最后,遗产管理人职务、职责的设定方面较为详细、明确、全面。该节从第1179到第1181条都是关于遗产管理人职责、义务的规定。其中,遗产管理人的职责包括:编制遗产清册、为保存遗产为必要的处置、申请法院公示催告、清偿债权或交付遗赠物以及遗产的移交;遗产管理人的义务主要包括:应有关人员的请求,报告和说明遗产状况的义务、在法院公示催告期限内不得偿还被继承人的任何债权人的债务或交付受遗赠人遗赠物的义务。

### 三、遗嘱

“遗嘱”法律制度规定在《台湾地区民法》继承篇的第三章,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从法律条文的数量上看,该章与第二章“遗产的继承”所占的篇幅大致相同,可见其在台湾地区继承法中的重要性。

1. 关于遗嘱通则,其内容包括遗嘱处分遗产的范围、遗嘱人能力的限制、受遗赠人的能力三个方面。对于遗嘱处分的遗产范围,该法规定必须在不违反特留份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对于遗嘱人能力,尽管各国立法对其限制有不同的形式:有限制能够处分财产的种类的;有规定可以处分财产的限度的;有规定须经监护人同意或法律家保佐之下,始得全部处分者;有规定非依一定形式,不得为遗嘱的;等等。<sup>[3]</sup>但《台湾地区民法》的规定较为宽松和简洁,它仅以满16岁为标准,规定包括满16岁的限制行为能力人都可以独立地为遗嘱,而不复有其他限制。对于受遗赠人的能力,该法第1188条规定,受遗赠人必须为未丧失受遗赠权的人。根据该条“准用第1145条继承权丧失”的规定,所谓丧失受遗赠权如同继承权之失权一样,也可分为绝对失权和相对失权。在此认为,这种规定很有意义:一方面体现了立法者意欲制裁不法和不道德行为以实现法律引导善

行的目标;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以实现私人事务私人处理的民法理念。比较而言,我国大陆继承法对此内容完全阙如,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甚至有害于法律引导功能的发挥。

2 关于遗嘱方式的规定,《台湾地区民法》最突出的特点是全面、详细。所谓全面,主要是指遗嘱方式而言,该法设计了自书遗嘱、公证遗嘱、密封遗嘱、代笔遗嘱、口授遗嘱等五种不同的遗嘱形式,从而可以很好地满足不同的遗嘱人(正常人、盲人、聋哑人等)在不同情况(正常和紧急情况等)的不同的需求(是保密还是追求简洁等)。其中,密封遗嘱的方式是目前我国大陆继承法没有规定的,值得注意。所谓详细,即每一种遗嘱形式,该法对它应该具备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等都做了精细的规定,从而为当事人和法院确定遗嘱的有效与否提供了明确的标准,增强了司法适用的可操作性。例如,自书遗嘱有关遗嘱增减、修改的规定,公证遗嘱、代笔遗嘱有关笔记、宣读、讲解的规定等即是,从而与我国大陆继承法在这方面规定的简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3 关于遗嘱的效力、执行和撤回,《台湾地区民法》的规定也非常细致、周全。对于遗嘱的效力,它分为种类物遗赠、权利遗赠、用益权遗赠和附义务遗赠等四种情况进行规范,根据该法规定,种类物遗赠的,若有一部分财产在继承开始时不属于遗产者,其一部分遗赠无效,若全部不属于遗产者,其全部遗赠无效;遗嘱人因遗赠物灭失、毁损等而对他人取得权利时,推定以其权利为遗赠;若以遗产的使用、收益为遗赠而未定返还期限,且不能依遗赠性质定其期限的,以受遗赠人的终身为其期限;遗赠附有义务的,受遗赠人以其所受利益为限负履行之责。对于遗嘱的撤回,该法分别规定了明示撤回和法定撤回,前者即以遗嘱人的意思而为之撤回,后者是依据法律规定进行的撤回。其中,后者又分为三种情况:前后遗嘱抵触之撤回,即前后遗嘱若相互抵触的,其抵触部分,前遗嘱视为撤回;行为抵触之撤回,即遗嘱人在遗嘱后所为之行为与遗嘱有相互抵触的,其抵触部分,遗嘱视为撤回;物质撤回,即遗嘱人故意破坏或涂销遗嘱,或在遗嘱上记明废弃的意思的,其遗嘱视为撤回。在这几节规定中,《台湾地区民法》借鉴了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设计了遗嘱执行的准备性程序,即遗嘱的提示和开视制度,这对于确保遗嘱为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愿以及对遗嘱确实加以保

存并防止他日有人对遗嘱伪造和变造实有裨益。另外,该法将旧继承篇中遗嘱的“撤销”改为“撤回”也值得注意。从理论上讲,(固有意义的)撤销是指使业已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溯及的失去效力,而遗嘱的撤回是指对尚未发生效力的遗嘱预先地阻止其生效,二者从根本上讲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尽管是一字改动,但却准确地表述了该行为的内涵和法律性质,具有一定的精确性和科学性。

4 关于特留份制度,它被规定在第三章的第六节中,由三部分内容组成,即特留份的比例额,特留份的计算和特留份权的扣减等。关于特留份的比例额,《台湾地区民法》采取的是“各别特留主义”的立法模式,<sup>[7]</sup>并在具体比例数额的确定上依照继承人与被继承人情谊的亲疏厚薄而有差异,即直系血亲卑亲属、父母、配偶的特留份是其应继份的二分之一;兄弟姐妹、祖父母的特留份是其应继份的三分之一。在此认为,这种立法模式及比例数额的确定比较符合特留份制度限制遗嘱人处分遗产自由以保障继承人基本权益的法律宗旨,同时也符合台湾民众的一般情感。关于特留份的计算,根据该法第1224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它是按照实际积极财产加上生前特种赠予再减去债务最后乘以法定特留份比例的程序来算定的。在此计算中,有关财产的加算仅限于共同继承人(非继承人除外)在生前(不受赠于日期远近之约束)所受的特种赠予(非结婚、分居或营业者除外),这与日本、德国、瑞士和法国等国家的规定显然不同。至于特留份的扣减,该法规定扣减标的仅限于遗赠和应继份的指定,而不包括生前所为的赠予以及生前特种赠予,<sup>[8]</sup>此与一般立法同样有异,从而导致该扣减权的法律性质在解释上也有别于其他国家,<sup>[5]</sup>尽管该法只有三个条文来规范特留份制度,但却是《台湾地区民法》最有特色的一项制度,其意义不可低估:一方面强制性地为继承人保留一定数额的财产,有利于保护法定继承人的基本权益,从而间接地促进了社会公益;另一方面为被继承人在特留份之外自由处分自己的遗产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从而可以使被继承人借以实现自己的某种愿望。该制度的这种双重性价值使其成为《台湾地区民法》继承篇的一个亮点。我国目前大陆继承法还没有设立真正意义上的特留份制度,虽然设立有“必留份”制度,但因其与特留份制度相比具有明

显的局限性,<sup>[9]</sup>从而使据此作出的司法判决往往脱离民众的一般情感。<sup>[10]</sup>所以,大陆继承法应借鉴台湾地区继承法的做法。

##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台湾地区民法》继承篇的规定总的来说非常成功。不仅法律规范具体、精确,制度设计合理、周全,而且继承法律制度的理念定位也较富特色:既注重形式平等,也注重实质平等;既关注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也关注继承人利益的保护;既贯彻尊重个人独立、自由、自主的民法思想,也贯彻以社会本位为中心的社会法思想。《台湾地区民法》继承篇的优点和特色使该篇在台湾地区的实施效果一直较为理想,至今仍然没有变动。反观我国大陆的继承法,其中许多规定都比较粗糙,操作性不强,而且还有许多法律制度的设计不合理或存在空白。因海峡两岸在风土人情、文化观念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共性,我国大陆在重新制定继承法的过程中,可以参考台湾地区的继承法律制度,尤其是继承回复请求权制度、特留份制度、特种赠予的归扣制度等方面。

## 参考文献

- 1 刘清波.民法概论[M].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219.
- 2 林菊枝.亲属法专题研究(二)[M].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197.
- 3 史尚宽.继承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70,119,406.
- 4 朱钰洋.民法概要[M].台北: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8.570.
- 5 林秀雄.家族法论集(三)[M].台北:台湾汉兴书局有限公司,1995.246~250,287~293.
- 6 林秀雄.限定继承人违反法定程序时之赔偿责任[J].台湾月旦法学,1997,(21):54.
- 7 陈棋炎等.民法继承新论[M].台北: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0.466.
- 8 曾荣振.民法总整理[M].台北: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9.697.
- 9 郭明瑞,等著.继承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48.
- 10 舒广.杭州百万遗赠案法律评析[J].法学,2001,(2).